明夷待訪錄

存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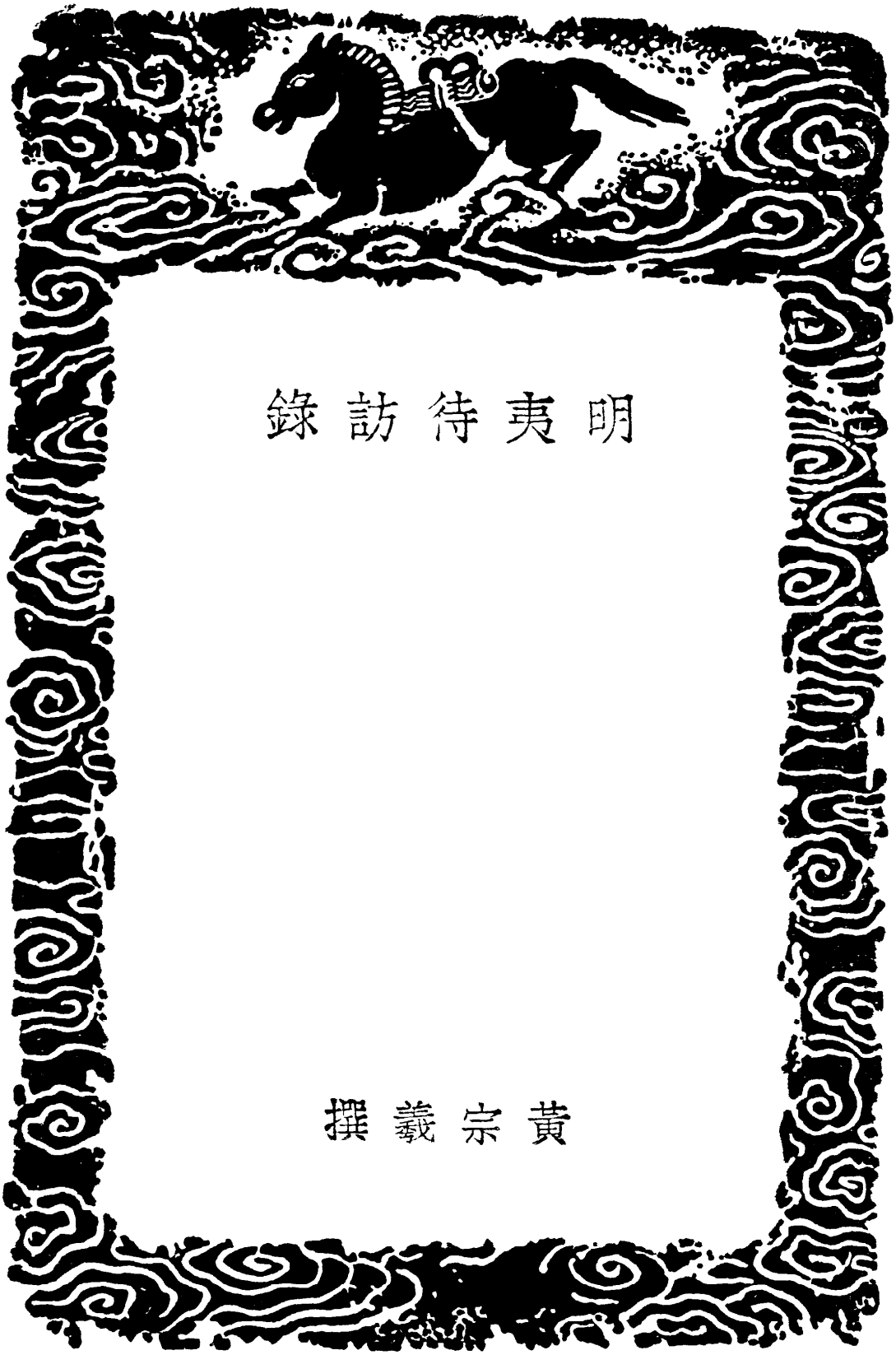
擬太平策編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指海及海山仙館叢書皆
收有此書指海本在先故
據以排印

#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嘯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行。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 明夷待訪錄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官上
奄官下

# 明夷待訪錄

明　餘姚黃宗羲撰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殘頭餘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嘆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

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豈天下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于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

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已死。而爲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爲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是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

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

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緦緦然日唯筐篋之是慮。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外之所得。安于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于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

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興。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視其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幷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无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

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爲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訪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有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无當于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間。于學校初无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

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于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由自遷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无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卽隸于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于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于勞苦。毋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于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于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更不別遣考試官。）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于學行者。學官咨于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卽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册。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淸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册。一册上祕府。一册送太學。一册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无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爲拔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輕于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貲郎。其源不能潰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无益于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

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卽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于傳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无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无用之具。余謂當復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麤爲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于餖飣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爲之也。

##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尙可轉而從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

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于吏部无成。則十年猶布衣也。末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于取則无枉才。嚴于用則少倖進。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寘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既取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也。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爲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以爲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荀、董、楊、文中爲一科。管、韓、老、莊爲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

史爲一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于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鑑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于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于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公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鎮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卽眞。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爲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事。卽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宧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卻其書而遣之。

##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元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旣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

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埸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

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埸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致亂。天啟之奢酋。崇禎之榮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卽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 田制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令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

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款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榷估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十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

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乘漢。可爲而不爲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勞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衞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卽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衞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卽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難爲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尙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穫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爲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

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爲。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絹、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于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歛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

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戶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于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于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土田。于是布帛之折于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自濟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畊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

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册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畊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土田一畝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衞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衞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于農。然且不可。乃又使分軍于兵。是以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衞。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衞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衞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鎭之兵足守一鎭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衞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畊者无人。則屯兵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于用。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

之以京運。而衞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衞。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値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畊而食之軍矣。此又衞所之制破壞于輸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衞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畊而食之軍矣。此又衞所之制破壞于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用三餉也。衞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无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圻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圻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畊而得養于上。則天下之畊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于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于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于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无資于養。如以萬歷六年戶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

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圻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衞。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衞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衞。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衞。以入衞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无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涉文臣。卽其品級懸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于靑齊諸鎭。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入商。太公爲將。晉作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无將之實。然且不可。況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

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死。尙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也。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麤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旂之士。儒生元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无濟。冶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

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鹵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爲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千把總之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卽爲總兵。侍郎卽爲副將。其屬郎官。卽分任參游。設或征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卽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卽參用于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尙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卽一人以力聞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田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當事卽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不以麤暴爲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餽問器餙之用而已。三代以丁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賈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元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戴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歷以前。嶺南用錢之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

以金銀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之稅糧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貢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于民間者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宮奴專之以入大內。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歛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眈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嘗顧此而失彼。

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爲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僞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卽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

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歛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卽以之抵商稅。在場卽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歛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優倡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吏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長。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一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卽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

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卽其名姓且不能遍。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卽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朝政之奄宦。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己有。環衛之強爲己強者。尙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嘵嘵而爭。使人主之天

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率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內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卽以奴婢之道爲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爲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既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爲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爲之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貴。而鄭玄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弗爲。則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玄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儒以寺人隸于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凶暴是聞。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係屬冢宰。納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卽未反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吾意爲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尙欲避之。況于子孫乎。彼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尙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 存治編

顏元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存治編

#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於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搤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燼。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塾語。胞與淋漓。塾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啓示。塾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耶。吾不復知之矣。

# 存治編

博野顏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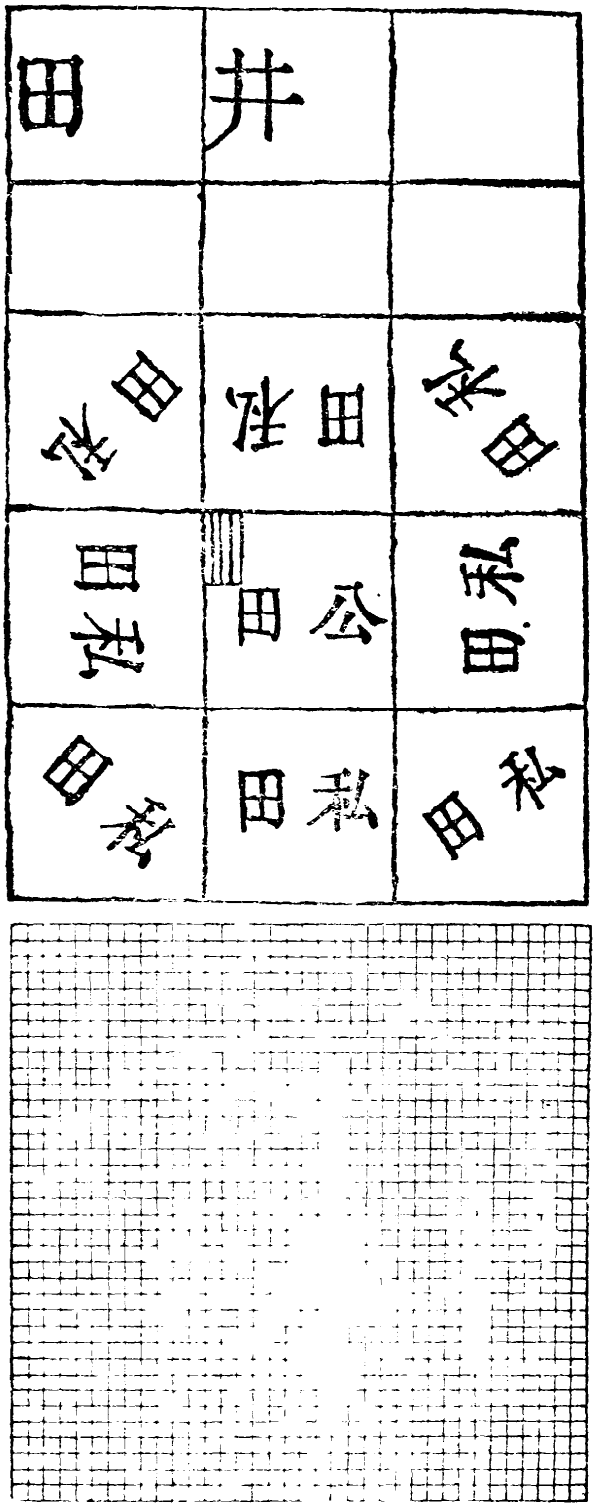
##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況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卽以勢論之。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糞倍精。用自饒也。況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恆恐損溝。（意夏禹盡力溝洫。必有磚炭砌塗之法。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

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鋪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畯。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方一里圖。畫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算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合五百四十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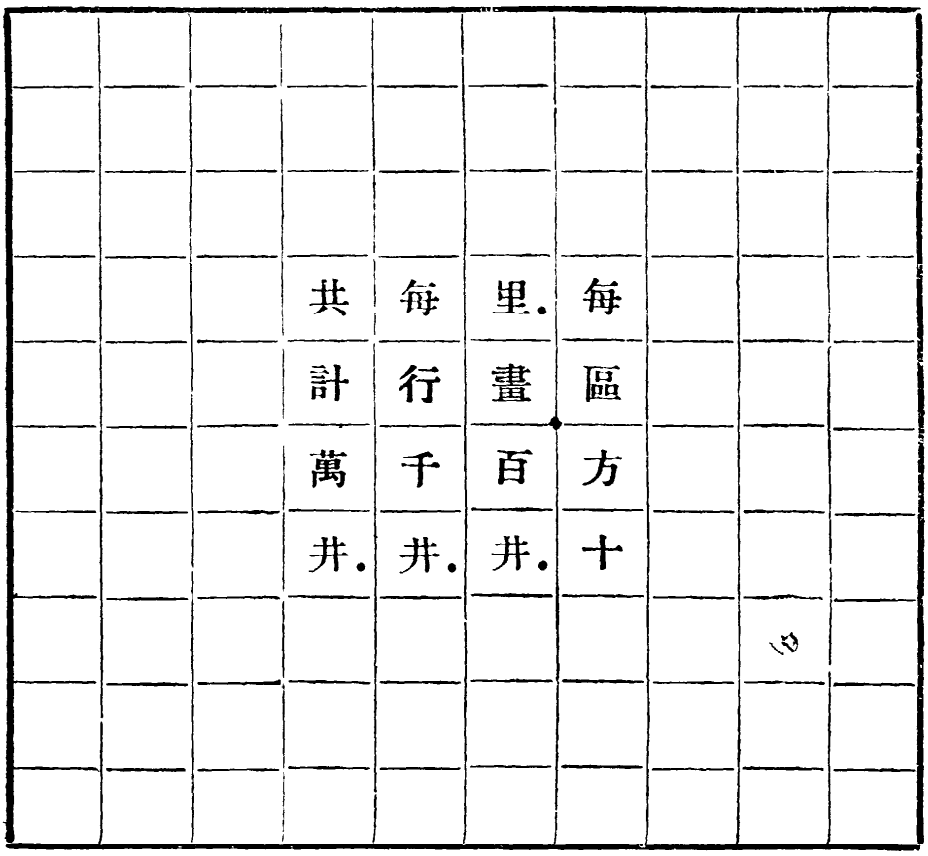
# 經界之圖

| | | | | | |
|---|---|---|---|---|---|
| | | | 路 | | 田 |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房廬舍 | 田公 |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 | | | 路 | | 田 |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田公 |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田私 |
| | | | 路 | | 田 |
| | | | | | |

## 井田經界圖說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卽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卽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每區六十畝。內公外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廬舍。田窄。給三畝爲窩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縱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畯。不云廳堂者。蓋田畯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成其所也。

方百里圖




四面皆百里伯國之封地也

## 方百里圖說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卽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交隣、宗廟、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衞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況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間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卽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

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饑驩而責千里則愚。上宜菲供膳。薄稅斂。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賁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冑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彷北塞餧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衞。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恆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反散之慮。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

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 八陳圖說 圖失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絨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

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眞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册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以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卽以敗亡。故宋鼎旣定。盞酒以敬勳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卿。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畜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況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嬴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甯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

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蕞之爲安乎。況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覃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恫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幄帷。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勳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遑恤。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碁布。隱攝海外之覬覦。祕鎮朝闕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即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甥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膰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即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猗歟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囷。炊人梁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攜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

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煙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問興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微聞宮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宮壼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卽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宮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愼用之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劓剕二刑。不復可也。

##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

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愼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莘野。文王之於呂尙也。載旋渭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輒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倣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

可敦俗。才堪涖政者。公議舉之。狀簽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簽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薦奸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眞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卽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眞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蘖。

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計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結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亡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以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㮚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㮚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啓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紈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

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鎭。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減流寇。然流寇亡蹙。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鎭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煙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搉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王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門人李塨書於郾城寓署。

# 擬太平策

李塨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擬太平策

# 擬太平策序

中庸論爲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魯論乃載孔子顏淵。夏時殷輅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制考行其事也。孔顏則辨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獻策之類。少年閱通鑑。見王文中獻太平十二策。心竊韙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有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宋人有云。儒者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乃撫枕準周禮擬太平策如左。七十三歲病夫李塘。

# 擬太平策卷一

清 李墉撰

天官。六官。唐名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冢宰統六官。輔朝政。選建官人。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如後世大理可去。以有刑部也。翰林院古無之。增尙浮文。宜去。通政司。古納言之職也。其任甚重。自漢唐宋明以來。皆以宦官近侍傳命。故亂政亟行。宵小弄權。宜任士大夫。置司於朝門內。朝夕出納帝命。卽下而縣尹把轉筩者。亦以六衙之士。賢者充之。不宜用其僕役。則令行惟允。上而府藩。宣上達下。皆如之。

周禮冢宰詔王以爵祿予奪馭羣臣。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大司馬進賢興功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今郡縣較封建黜陟尤夥。宜冢宰掌之。而司馬副之。分設其司。如選司掌選補推陞。考功掌考察降罰。驗封掌百官封爵。稽勳掌百官制喪終養世職之類。

三代治民。匹夫匹婦。無一不治。漢唐賢君不擾民。非治民也。且百里而一令。雖欲治無由。不封建而封建。其分鄉乎。其不傳子而傳賢乎。其久任而重其權乎。周禮鄉五家立比長。以下士。今可自十家始選一傑者或才或德爲保長。督察十家。爲未入流官。十保百家爲里。里師以下士。九品督十保。長朝出民。暮入民。以課

農歲課一家桑麻若干園蔬若干牛馬雞豚若干（孟子家五母雞二母彘亦非定數以多反妨生產也）女功亦稽焉詰奸宄盜賊驅游惰征賦稅教百家之子弟八歲堪入小學者事繁則置佐亦以下士水地民居星落不能百家一聚者合數落足之十里爲邑千家以中士爲邑宰八品教邑學子弟督十里師之政事繁置佐以下士陞爲中士佐之十邑萬家爲鄉鄉正以上士七品教鄉學子弟督十邑宰之政事繁置佐以中士陞爲上士佐之佐多少量事繁簡四鄉爲縣或三鄉不等立縣尹六品教縣學子弟統六衙督四鄉正政六衙吏戶禮兵刑工也衙同邑宰而考督鄉正縣尊也縣城中民百家亦立保長里師千家亦立邑宰與城外同爲鄉屬於鄉正十縣上下爲府府守五品督縣政鄉用其鄉人衙用縣人縣府自外陞者不過五百里八府上下爲藩藩伯四品督府政府衙七品藩衙六品

部各自選其屬兵五部呈於吏部吏五部亦呈於兵部皆呈於天子定之藩選府府選縣縣選六衙鄉正衙鄉各選其屬衙鄉呈於縣誤駁之縣呈府如之府呈藩如之藩呈所用於吏部兵部用之誤駁之皆票之而呈於天子定之此孔子言宰與人公舉賢才之意也外參以巡按內參以察院三載考績師保考家宰賢否冢宰考五部都察金吾通政堂官及藩公賢否師保六部都察金吾通政各考其屬藩伯考其六衙府守府守考其六衙縣尹縣考其六衙鄉正鄉正考其邑宰里師俱有考語鄉上之縣縣上之府府上藩藩上吏部兵部而俱上之天子外則巡按核其實藩公亦考巡按內則察院核其實分上中下上獎之

中飭之。下勅責之。貪酷昏惰者立除之。甚誅之。九載考績。黜陟幽明。三考皆上加爵祿。而仍其官。久任責成也。必以上缺官。不得已乃陞之。離任皆中。或留或降皆下黜。其有賢績。或不肖殊尤。外藩公巡按。內堂官察院。又不時舉劾之。凡堂官於屬官有罪過。撻以記之。書以識之。以待考績黜陟。

藩伯五年一朝述職。內藩東南西北。邊藩西北東南。四歲徧。閒一藩朝一藩二歲一方徧。

儀禮。諸侯覲王有庭實。魯論聘有享覿。左傳藩國朝。發幣于公卿。官吏往來。盛世不廢也。藩伯朝貢上士儀。三品以上皆有餽。朝廷考察後燕之。優賞之。堂官各延燕。鄉正於縣。縣於府。府於藩。春秋元旦。皆有餽遺。外止米脡。內止幣帛。餽銀錢者以贓論。

五部正堂三品。副堂品同。藩伯司官五品六品。冢宰二品。副三品。司官同五部。太師太保一品。少二品。九品約祿米三十石。錢二十貫。八品五十石。三十貫。七品八十石。五十貫。六品百二十石。八十貫。帛十端。布二十端。五品二百石。一百貫。帛十五端。布三十端。四品四百石。二百貫。帛三十端。布四十端。三品六百石。三百貫。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二品八百石。四百貫。帛六十端。布一百端。一品一千二百石。八百貫。帛一百端。布二百端。若祿有餘。甯厚養廉。以便厲禁貪也。

京官有僦居之費。五品以下加祿如五品。以四五之間俸之。米三百石。錢一百五十貫。帛十七端。布三十五端。餘以此推之。

學士教於縣也。歲給米三石。貢于府以上也。米五石。試各署。米八石。

明有訟狀紙價。每告一狀。納錢百。以備文卷紙費也。地方官除祿外收之。此外取一絲一粒皆爲贓。

京官府史。選之成均退士。府藏文卷。史主書寫。而文稿看語。則官正佐自主之。府史不與也。歲工食米二十四石。錢十五貫。各衙門府史有進益者。閒薦爲本衙門士。胥徒選之司馬之兵。胥有才智。與徒同給。徵令行刑。三歲一更。藩府府史如之。胥徒選之戍兵。縣衙府史亦如之。胥徒亦戍兵。亦有班。鄉正以下。府史以學士。胥徒以官兵不戍者。

鄉正以下。土居親民。非有必宜轉用者。不輕陞離。里師陞邑宰。邑宰陞鄉正。鄉正陞縣。縣陞府。亦陞御史。府陞藩。藩陞吏部副堂。副堂亦轉藩。縣衙佐陞衙縣吏。衙陞府吏。下五衙如之。府吏衙陞藩吏。下五衙如之。藩吏衙陞吏部六品司官。餘皆如之。六品司官陞五品司官。五品司官陞副堂。副堂陞正堂。惟兵衙陞兵部司。亦陞金吾屬官。以次轉金吾。冢宰陞師保。五部都憲亦閒陞。此唐虞水火工虞終身一官之法也。陸世儀曰。誦董則一無所長。筮仕乃無所不任。吏轉戶。戶轉兵。是獎人善鍛。而使爲工師也。

士之貢也。必首以孝。官之陞也。必首以廉。

古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共一百二十二人。鄭註曰。君子不苟於色。不必備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三女。士有陪貳。惟農工商爲匹夫匹婦。後世天子仍宜遵古制。聘賢女立之。而冢宰管

寺人以考察之。有失則輔天子正之。一品以至四品。不得過九女。五品以至九品。不得過三女。若娶而不生子者。或有所歸去之。或無所歸。別養之而再娶。庶民無子。亦許置側。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中春詔后率內命婦始蠶事于北郊。以爲祭服。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王。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槪爲粢盛。女御掌御。敍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絲枲功事。則自后以下皆有職事。无一閒曠。所謂修內治以化天下也。今宮壼嚴肅。外官不得入。宜冢宰督寺人詔后以下行之。

冢宰管宮寺。有罪杖之。或誅之。

寺人給事宮中。宮中給之衣食。不許出外。與外官接。不稱官。不制祿。外尙有婦女。婦以罪沒入者。女募之民間。十歲入。二十出。皆有定數。

膳夫冰酒醯醢及醫。周禮皆在天官。則後世光祿精膳太醫諸官也。冢宰輔相王躬。故皆統之。

周禮掌舍掌幕屬天官。司右太僕屬夏官。皆以士大夫。所謂供王使令。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也。有統屬。則不肆。

禁官人以世。天子之子封公。祿一品。公子侯。二品。侯子伯。三品。伯子子男。四品。子男子以下。宗人官統之。

宗人官四品。使同國子入成均。學成選用。勳臣封侯。侯子伯。伯子子男。元勳亦封公。卽衍聖公亦不世。卒

則藩伯巡按公選其族。德行道藝優者襲之。

# 擬太平策卷二

## 地官

唐虞司徒。專主教。周禮主教。亦主農田征賦。漢唐後專主糧稅。今按道德齊禮教。宜歸禮部。如一縣鄉正以下。農田征賦。戶衙督之。學校教法。禮衙督之。而天下一家。征多於古。戶部亦宜按藩分司。如山東司江南司之類。

田有水可蓄洩者。則溝洫井之。溝洫從圩圍之便。水田工費一夫三十畝即可。無水而人民新造。地足分者則均之。一家八口。百畝中人。左右足各一蹺。與兩肱舒直等五尺也。爲一步。步百爲畝。如不得均則限之。一夫不得過五十畝。多者許賣。不許買。宅亦有限。

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恆產。均田。第一仁政也。但今世奪富與貧。殊爲艱難。顏先生有佃戶分種之說。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頃。爲之留一頃。而令九家佃種九頃。耕牛子種。佃戶自備。無者領於官。秋收還。秋熟以四十畝糧交地主。而以十畝代地主納官。納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地主用五十畝。則今日停分佃戶也。而佃戶自收五十畝。過三十年爲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終其身。亦可已矣。則地全歸佃戶。若三十年以前。地主佃戶。情願買賣者聽之。若地主子弟衆。情願力農者。三頃兩頃。可以聽其自種。

但不得多雇傭以占地利。每一佃戶。必一家有三四人。可以自力耕鋤。方算一家。無者。或兩家三家。共作一家。地不足者。一家五十畝亦可。無地可分者。移之荒處。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戶納絹三尺。綿一兩。或布六尺。麻二兩。

旱地溝洫徒費也。但與鄰田栽樹。以清疆界。以毓材木。

禁銀永不許充征。但如金珠玉翠爲器飾用。或雜稅以錢應亦以銀。

分士農工商四民。十家一牌。註明某士某農某工商。縣有籍。士歸學。農歸田。工造作。不出其鄉。商行者不得過千里。遠販侈靡淫巧者誅。凡行商必里師邑宰與之印票。計日歸收之。無印票。許外人收其貨。責其人。

王制。司空興事勸功。无曠土。無游民。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使觀學行禮以變之。不變。移之郊遂遠方。樂正教國子。簡不帥教者以告。王視學變之。不變。屏之棘寄。自蕭曹以清淨爲治。以獄市客奸而民始多閒曠。自佛老以清閒爲教。而民始以閒爲貴。而天下靡亂矣。天下有一無事之民。則一民廢。無一無事之民。則天下治。今士人靜坐講無極性天空談。或玩愒觴咏。或博奕嬉戲。里井之民。閒處曠遊。羣飲聚談。非勤學。非力農。非力商力作。皆游惰也。司徒督各藩。令各縣。戶衙督鄉官。凡保中有游惰者。保長教之不

變。稟於里師責之。自里師以上皆有杖。不變。稟邑宰責之。不變。稟鄉正責之。不變。縣責之。又不變。士宜如明太祖築逍遙樓。令爲其玩。而斷其食。衰毀求改。誠者釋之。不變。閉而獘之。農工商背墅堅木。等身貫木。項一環。腰一環。膝下一環。束緊鐵鑄之。令可食不可屈。轉發其鄉里。執更守門。三年悔改。誠者乃除之。歸業。不者終其身。

官日有事。無事卽冗員。去其人。除其職。

凡保里之民。以事外出者。稟印官。給以票。無票外。卽圜土納之。歸問罪。

凡產物。商有厚利者。卽產地徵征其稅。如布帛等。民間交易者無征。販商或匹一二十文。或銀一二分。

烟奪地利。禁之善。

周禮凡庶民無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无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王制行養老之禮。后引戶校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舉者。一人不從政。

鰥寡孤獨無依者。皆有常餼。

李杜曰。今違古而修墓。且惑於風水。家各爲塋。曠土失農。甚非策也。宜彷周禮冢人墓大夫之制。國北鄉北族葬。惟名宦顯德。稍爲封識。柩前立石柱。刻云某公卿之冢。或某聖賢之冢。翁仲松柏。不許墅植。餘冢更不許斥修。

# 擬太平策卷三

## 春官

宗伯掌天子及藩府縣天神人鬼地示祭祀耕籍視學養老恤喪兵凶冠昏朝享射飲庠序貢舉頒歷救護賞賚晉貢之禮而分司職之

南郊南向祭天配以祖東上天道尚左也北郊北向祭地配以祖亦東上地道尚右也藩府縣不敢祭天地日月而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在其地者社遍于鄉里

宗廟天子七廟始祖下六世踰六則祧入遷廟高曾祖禰若有變則禮但論歷數爲世次不論倫次如春秋閔公弟僖公兄僖繼閔而文公躋之孔子以爲逆祀左傳以閔僖爲父子而子先父謂閔爲君僖曾爲臣君臣卽同父子公羊以爲先禰後祖謂文公立僖宜入禰廟閔宜升祖廟是論世次不論倫次也典午廟制兄弟同爲一世非也夏父弗忌曰僖明爲昭閔次爲穆而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穀梁亦云逆祀是無昭穆也則躋者與譏其躋者兩端不同而皆分兄弟爲昭穆二廟後儒謂兄弟同一廟無據之說也典午論倫次有尊行繼者將已祧之祖父又請入廟先帝之已入廟者退而不祀其爲訛謬顯然可見也若一品以至九品皆立家祠祭高曾祖禰明制以收族立公祠祭始祖以下以收遠族高祖主祧則入公祠祭儀

有等殺。祠廟如其室。庶人祭于寢。

春秋嫡母生母。文同禮同。宜定制自天子庶子爲君。以及庶人庶子承後者。生母祔塋入廟。一同嫡禮。

陸世儀曰。藩府縣官。皆宜立宗廟。冠昏喪祭。皆在任行。以爲民倡。到任則請祖禰主入廟。四時祭之。屬官以班助。去則遷主。而繼者入之。遭喪不去任。佐攝政。塋後墨衰以臨。退返室。守喪禮。其吉事以佐攝。公祠則立於族居。不於任。祭以攝。

府縣鄉官。約皆土著。可立廟。行喪祭禮。藩伯以至京官。任非親民。而天下人皆在焉。喪禮難在任舉行也。遭喪卽令返里。治塋守喪。服闋復位。或別選人。或以人攝。若祭可於任行。但遠則遷主爲難。而四品以上。必當祭始祖。而其主在公祠不可移。則始祖四親立行位。率屬官以祭。京官僦邸無廟。祭於居室之堂。其无屬官者。延僚友相禮燕餕。

令京官及藩府縣鄉。除朝參外。皆行朔望禮。拜父母家祠。家人各拜其長。外拜應祀神祇。屬吏各拜其長。

周禮。仕學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師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

頒三物教法於各藩。自府下縣。鄉吏受之。各以教其所治。保長擇十家子弟八歲可教之學者。聞於里師。師選之入里學。教幼儀退讓。認字學書。卽解字義。先書有用字。習小九九。踰三年十一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邑學。邑宰教以孝弟忠信。幼儀惟謹。習六書九章。學歌讀論語曲禮。凡邑有喪祭役政。則率弟子與事。

有能書之。踰三年。十四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鄉學。鄉正教幼儀加詳。吹簫。鼓琴瑟。舞勺習射御。騎御也。凡邑鄉喪祭役政。官率之執事。書敬敏有學者。踰三年。十七歲。庸劣者罷。縣尹選俊者冠。入縣學。教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各閱一經。如孝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學。中庸。仍入記。至易。春秋。孟子。左傳。願閱者聽。若爾雅。公羊。穀梁。不必名經。爾雅。學書時已解。授之學大禮大樂。閱史鑑律例。作策論。簡達而止。學騎射。凡縣有喪祭賓飲兵役。學士皆與執事。掌其文書。事訖。書某某德。某某行。某某藝。優。踰三年。二十歲。庸劣者仍罷歸農工商。雋者貢之府學。府守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縣鄉及邑。再教之。貢俊於藩學。藩伯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府縣及鄉。貢俊於太學。宗伯令成均大司樂教試之三月。大司樂五品。宗伯又親試之。遠僻學士入京艱者。成均遣官以時至其地教試之。下退之藩府及縣。成均藩府。觀諸生之學。即可知其教之高下勤惰。因以爲鄉官之殿最而申飭之。記之以俟。九載黜陟。取中者爲太學生。遣歸有室。縣尹六衙。公量其才學。定其科目。兼科。農科。禮科。樂科。兵科。刑科。工科。惟兼科多。以用多也。兼科入尹署。吏衙署。農入戶衙署。禮樂入禮衙署。兵刑工各入其署。試其事。而爲之附。三年。蓋二十四歲矣。選明習厥事者。尹署兼科爲里師。吏署兼科爲吏。署下士佐政。餘科各佐其署。吏農禮刑科。亦間爲里師。兵科亦爲巡檢驛丞。工科亦爲司市。農亦爲倉使。未明練者再試。三年而進退之。進爲下士。退爲府史。外有天文地理。醫卜水火專科者。地理入兵工二署。爲山原川澤等官。水火入工署。醫入吏署。卜入禮署。天文貢於

欽天監。爲天文生。成均藩府返士。再教再貢之。

禮有盡人而習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待行者。如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童子卽習者。灑掃應對進退也。不分科者也。如宗廟朝見諸典制之類。學之以待入官。則分科者也。

周禮。太師少師。以大夫士。其他肄業奏樂。以供燕射。君舉如上瞽。中瞽。下瞽。則皆伶工。不必士也。

成均司。掌教天子之庶子。庶孫。公侯伯子男之子。凡京官子弟謂之國子。其屬有下士。教八歲以上。中士教十一歲以上。上士教十四歲以上。少司樂教十七歲以上。二十歲則大司樂教之。兼主教試藩所貢士。

藩辦事下士取之府。府辦事下士取之縣。在京各衙門辦事下士。皆取諸藩京。下士陞中士。中士陞上士。上士陞六品。司官與藩衙同。

歷用小術。通書建破等說。又每月以六甲六十日。吉凶神煞多少。定修造昏祭宜否。虛誕膠固宜洗之。倣月令十二月分二十四氣。如立春禁民伐樹覆巢。相土所宜穀之類。以敬授人時。月吉則鄉吏以月歷各教其民。卽古視朔也。設議禮司。掌一品以至九品冠昏喪祭燕賓禮節等殺。

周禮女御。掌御敍于王之燕寢。鄭註賈疏云。不使嬪婦掌者。恐尊者掌則專妬。女御官卑。不敢也。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有子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按此則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有孕不進。疾不進。月事正行者不進。滿

五十不進。值齊日不進。其人有父母喪不進。后當夕。則王退至后宮。餘俱不在后宮。而嬪御抱衾與裯。以服侍王于燕寢。內則云。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拂髦。綦履。然宜立制曰御敍。三年不近者。歸其家嫁之。

明。選駙馬於民間。不倫也。凡帝女下嫁。宜擇大臣子弟賢者。令媒通之。而事舅姑。順夫子。如士民禮。

制度司。掌各官冠服輿蓋。宮室儀衞。宅兆等殺。晝一律度量衡。四民務一道同風。如僧道猧猧天主等。衣食行習不同者。禮衙鄉吏變之。不變。聞於上。屏之四夷。強梗者立誅之。

考文司。禮樂射御書數。考古準今。爲書經史。考訂精核。皆刻摹頒各藩。離京遠者。藩禮衙依式鐫布。諸子百家。及明人性理諸書。八比時文。不許鐫賣。文集如韓愈可觀。餘不許鐫賣。若佛仙異書及小說。剷其板。焚其册。敢存留者問重罪。

祠祭司。正天下祀典。除天子祭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七祀宗廟。歷代聖帝明王文廟。藩府縣祭社稷境內山川文廟。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士庶各祭其先。五祀里社外。皆爲淫祠。如泰伯關公之賢。亦祇各祀其鄉。他方不得濫設。若仙佛諸宮。一概改爲民居。建造者問重罪。

禁市井開酒肆羣飲。家自釀黍秔。養老燕賓者聽。燒鍋白酒厲。禁絕。民間許春秋祀社祈報。鼓吹演樂。羣飲一日以舒民勞。他日禁。

正樂司古樂。升歌笙入合樂合語。舞蹈諸法。頒行藩縣。今樂演齣。亦不必廢。惟音叶律呂。事歸忠孝節義。訂册頒行。若和演男女淫媟之事之聲者。毀其册。重責其人。

周禮龜卜占筮在春官。宜如之。而選擇時日。亦隸卜筮。以從事學問。則其術正也。

周禮有諸史。卽起居注。史官有馮相保章。卽欽天監。

藩府縣禮衙。亦立左史右史各一。記一縣之事。並司冠昏喪祭諸文。如誌傳碑銘之類。

周禮冢宰。正月始和。縣治法于象魏。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司徒縣教法于象魏。徇以木鐸。如之。後世法繁。不能徧懸。宜擇孝弟睦恤。禁盜及奸賭游惰。重大者一二十條。元日示之。聚衆則令學士讀以警之。驅而使由。勝於講以使知也。

# 擬太平策卷四

夏官

司馬掌調用天下兵馬。無事則修武備。儲將才。有事則審機宜。酌緩急。訓練田獵。除戎器。簡軍實。強本藩。防邊靖海。各分其職。爲司兼副冢宰。論辨官材。

倣古寓兵于農。二十五家。約五口計之。得一百二十五人。除老弱婦女三之二。得強壯四十一人。選一官兵。二十應。六十退。二十五家人口田產配之。約與他二十五家等。器械。二十五家按田公製。四官兵選一馬官兵。甲冑芻豆。百家按田公出。无事則業其家之農。有事上戍出征。皆領糧於官。定以數。農隙。里師教其射與武藝。不上戍者。有盜同鄉兵捕。千家出四十官兵。邑宰三月。試其射御擊刺火器。有隙隨時教之。萬家出四百官兵。鄉正半年試之。冬月縣兵衙至鄉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卽以田獵。倣周禮以賞罰多少。爲鄉正以下之殿最。戍縣者四鄉歲二百人。供捉賊捕罪。夜分班巡城。有事用兵。多者臨時再調之鄉若干。戍府者歲三百。戍藩者歲二千。皆取於縣。一歲一更。府兵衙教府兵。藩兵衙教藩兵。而府守藩公。巡按御史。間歲三歲。各閱其藩郡縣兵。又有鄉兵百家。除十保長。四官兵。太學生。尙八十餘家。家一人。選四十鄉兵爲四牌。一牌二鎗。二刀。二弓矢。二鳥鎗。牌首督之。餘爲火夫四十餘人。里濬濠。濠內起土卽

爲牆。二門二鋪。冬月一更。一人守巡二鋪。十人擊柝金。二鋪迭傳。四夜一周。鄉兵每夜十人巡火夫。而稟其惰者於里師。官兵夜一人巡鄉兵。如之。里師又間巡之邑。如之。有盜。舉信礮信火。礮以次傳鄉及縣。火惟盜處舉。皆望火來捕救。鄉兵亦各官教閱之。縣兵衙間一試之。季冬隨官兵圍田。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余曰百姓強。君孰與不強。

天下處處皆糧。則天下富。天下人人習兵。則天下強。

有草竊。縣尹。縣兵衙。便宜發兵捕之。聞于上。不克。乃郡發兵。又乃藩發。大警須衆兵。天子遣使合符。以發郡縣兵。用古制銅虎符。半留朝。半與藩伯。合符以令司馬。司馬始發兵于郡縣。多寡聽其用。司馬不奉藩伯檄。不得擅發郡縣兵。而無合符。藩伯亦不得擅檄司馬。惟邊警則便宜發兵。不待符。左右藩亦便宜發兵。或旁擊以分其勢。或乘間以搗其虛。

凡兵報驛遞。俱宜迅速。日夜約五六百里。

官兵鄉兵習射。士學射。貢士射。試士射而燕飲。擇官與祭。藩伯來朝皆射。又比禮比樂。惟六十以上免射。則射之精者出。縣貢士。府藩成均。試士步射。外官與馬復試騎射。三品以下官乘馬。不許坐轎。若乘車。復古立乘禮。六十以上乃坐乘。則御之精者出。朝廷養馬于西北邊。如周非子。唐王毛仲。復明茶馬舊制。以茶易番馬。而士兵皆有馬。民養馬。或乘或力田者。無禁。則馬自蕃。

金吾衛兵二萬。大將軍訓之。京營兵八萬。大小司馬訓之。皆以召募。二十進。六十退。有田屯之。不則給糧。

各邊兵亦召募。多寡隨其地。邊藩統之。且屯且守。

關津立巡檢。驛遞立驛丞。其胥徒選于鄉兵。捕奸盜。備非常。

周禮司士在兵部。朝士在刑部。皆正朝儀之官。卽後世黃門給事也。宜入禮部。其職亦主封駁。凡詔令下皆由之。有不便者封還之。

周禮有司甲司弓矢諸官。則器械設司。守藏宜精固如法。

# 擬太平策卷五

秋官

司寇。掌天下刑罰。而持其平。各藩分司如戶部。

求不刑而不得。乃刑之。刑原仁也。刑一儆百。以安萬民。又以成仁也。

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又曰聽訟。一詞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

笞杖鄉縣自理之。季冬鄉聞縣。縣聞府。笞若干杖若干。繁酷申飭之。不變。及故出入人罪。劾之。巡按亦察劾之。徒流。府聞藩。藩定之。年終聞部。徒某流某。繁酷申飭之。不變。及故出入人罪。劾之。內外御史亦察劾之。死罪解府藩。府藩覆審之。巡按參之。達部。部勘之。至秋乃決。關係兵事。主將立決者不論。

明。問罪充軍。大誤。軍者民之傑。國之大事。戡亂安民。以定社稷。曷乃以爲罪所也。

王源曰。有數罪當加以肉刑。官吏犯贓錢一貫以上。卽墨贓字於面。終身不齒於人矣。強盜不得財者刖。竊盜再犯亦刖。不可復爲盜矣。賭盜之源。初犯杖。再犯斷右手。三左手。不能復賭矣。姦者宮之。和則婦人劓。宮者不能復淫矣。禁妓娼。不變者幽閉之。

王源曰。律例笞止五十。而六十則爲杖。乃杖至二百。而百杖以外。人必死。於是以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包杖。又有收贖紛瑣。得以上下。不如杖止於八十。更重則徒。徒一年。以至三年。五等未有不杖八十或六十者。是徒重於杖。不必折也。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則不得歸之流寓耳。未嘗重於徒也。應以二千里三千里。及烟瘴邊外爲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則但輕於死而重於徒。

# 擬太平策卷六

冬官

司事。周禮曰。冬官掌邦事。鄭子曰。鶻鳩司事。掌天下地域。山川阨塞。輿圖城隍。宮室縣邑。溝洫封濬。田井倉庫。各有分司。以考金木水火土五材之工。

周禮。鄉黨皆有地域溝樹之封畺。關津亦然。所以固險防戎。且毓材也。

周禮司寇。有司民。掌登民數。天子拜登。今縣鄉五年編審。去舊增新。二十入丁。六十免。宜司工部以主力役也。編審以十家牌照之。則無包丁。無漏丁。

府統州縣。或三四十城。廣二千餘里。或兩縣二三百里。畝或一畝。或數畝。十餘畝爲一畝。糧各處懸殊。不均甚也。必因山川形勢。畫藩隨幅幀曲折分府縣。藩統府。不踰七八。府統縣。不踰十餘畝。合郡縣用坵丈。除山川城郭圩塗。令各戶認其田若干。而總計之。定上田糧若干。中下若干。

建都。金陵柔脆。汴梁四衝。洛陽狹小。長安雄固。在崤函以控山東。而西北險不綿亘。外人易入。且後世費夥。運道艱澁。惟燕京險則燕山以爲城。千里綿峙。漕則河海以爲池。巨浪直達。背倚盤石而伸手。從左腋取物。況直塞門戶。干振戒嚴。天子在邊。四方全力注之。自甘肅而甯夏。而河套。而開平大甯。而遼左開元。

通筋束骨。一線穿成。但背尙患其薄。必甯夏河套。陰山開平。大甯一帶。凡沙幕南。可耕種屯牧之地。盡復之。建藩而官理之。而民分鄉里居之。繩四民以腹裏之治。屯兵守之。所謂幕南無王庭也則固都燕。則東北水利。必宜開行。如虞集等所議。凡山水常給。及有池塘存注不竭者。專官督民種稻。則南漕可省。

運復元人海運。選熟知海道者。各島立標識。設救船。建巡兵。使運道無患。且以靖海。

海運行則會通河可廢。廢則淮河易治。塞固淸口。使淮河分流如古。淮自洪澤湖。開翟家壩。周家閘。以通高寶諸湖。直趨下河。開海濱范公堤海口入海。河兩岸遙堤縷堤。已有成績。不必廢。中淤者用混江龍。鐵掃帚諸器。歲濬之。廣開雲梯關下海之路可也。不則仍見蹟。以淮刷黃。同歸于海亦可。

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謂淤泥淫液也。

周禮。山虞掌山林。林衡巡林麓。川衡巡川澤。澤虞掌國澤財物。迹人掌苑囿。皆有守禁。不弛與民者。以民知取而不知節。竭盜爭奪。勢必濯濯。而民用以匱也。皆立官毓之修之。令人守之。如漁戶網戶之類。至可取時。然後令取之。如茶如鐵。如木竹。如魚蝦。如灰炭。如人參黃連椒桂。山珍海錯。皆自產地量稅之。以後出肆度關不征也。惟魚翻池。草連原。雉兎微物。任民取之無禁。鹽商亦於鹽場稅之。其鬻也任其所之。若小山澤出物微者。縣鄉攝掌之。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註疏占其形色。嘗其鹹淡。卽知有金玉也。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如此。則後之開礦啓亂者少矣。

江浙等處。設織造府。供朝廷祭朝諸用。

理藩司。主外人朝貢交易。

寶源司鑄錢。分大小以權子母。以黃銅爲小錢。每文重一錢五分。青銅爲大錢。重二錢。支物價官祿兵餉。

離京遠者。藩亦許鼓鑄。各鑄字以別美惡。惜費者罪。有私鑄則斬。

開中明法也。召鹽商屯田於邊。開若干田。行若干鹽。

民出力役。歲三日。工役於官亦有日。

僕從制立定數。多者罪之。

各府縣修道塗橋梁以便行。開溝渠以洩水澇。工衙督鄉邑以時。

縣四鄉。立四司市。凡有市之邑里立市長。司市督之。周禮云。無者使有。如農器無者。則農不便。招其商以來之。利者使阜。器利而來者少。起其價以多之。害者使無。如賭具淫方。責其商。毀其具。靡者使微。如冠帔過侈之類。抑其價。則來者少也。司市市長俱下士。然市少市遠。則民習樸儉。多者罷之。

各處倉廒。本地官監之。在他處者。特設倉使以下士。

田獵習殺。亦以行仁。古禮如不合圍。不掩羣。不斬胎。不覆巢諸禮。皆宜頒示而厲禁之。古禮如數罟不入洿池。諸侯無故不殺牛等。皆宜禁示。

# 擬太平策卷七

六部外有

師保府。太師太保。少師少保。以德優老臣爲之。天子退朝。坐而論道論治。凡京藩申奏事。六部大事。當達師保府者。師保視而票之。天子批答之。冢宰佐天子修身齊家。師保佐天子誠意正心。又有太子太師二品。少師三品。太保少保同。與天子師保府相接。而別爲地。太以少宰轉之。少以藩伯陞之。弼教太子以君道。其德行道藝。一同訓士。其下皆有中書。品同六官司官。以任使令。

都察院言官也。不統於部。恐衡也。都御史品同五部長。左右副都各一。繩君闕。陳利弊。劾奸貪。達民隱。其屬監察御史。品同六部司。皆許風聞言事。內而巡視京城。外巡按各藩。以代天子巡狩。三歲一易。

周禮。太僕建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卽後世登聞鼓也。歲一御史掌之。以達寃達變達急遞。凡奏疏以及六部啓事。皆令寥寥數語。明達其事。卽止。不得前引後結。中間誦聖。鋪張以便觀。違者問以罪。

金吾衛金吾大將軍品同。都憲以下。副裨次之。典禁旅。不使兵權歸於一部也。分兵守宮門。稽出入。又分兵檄巡宮城。備非常。兵部兵則守外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明夷待訪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翁港

（本書校對者　楊冀成　葉仲宣　王永榜）

G一五三三上